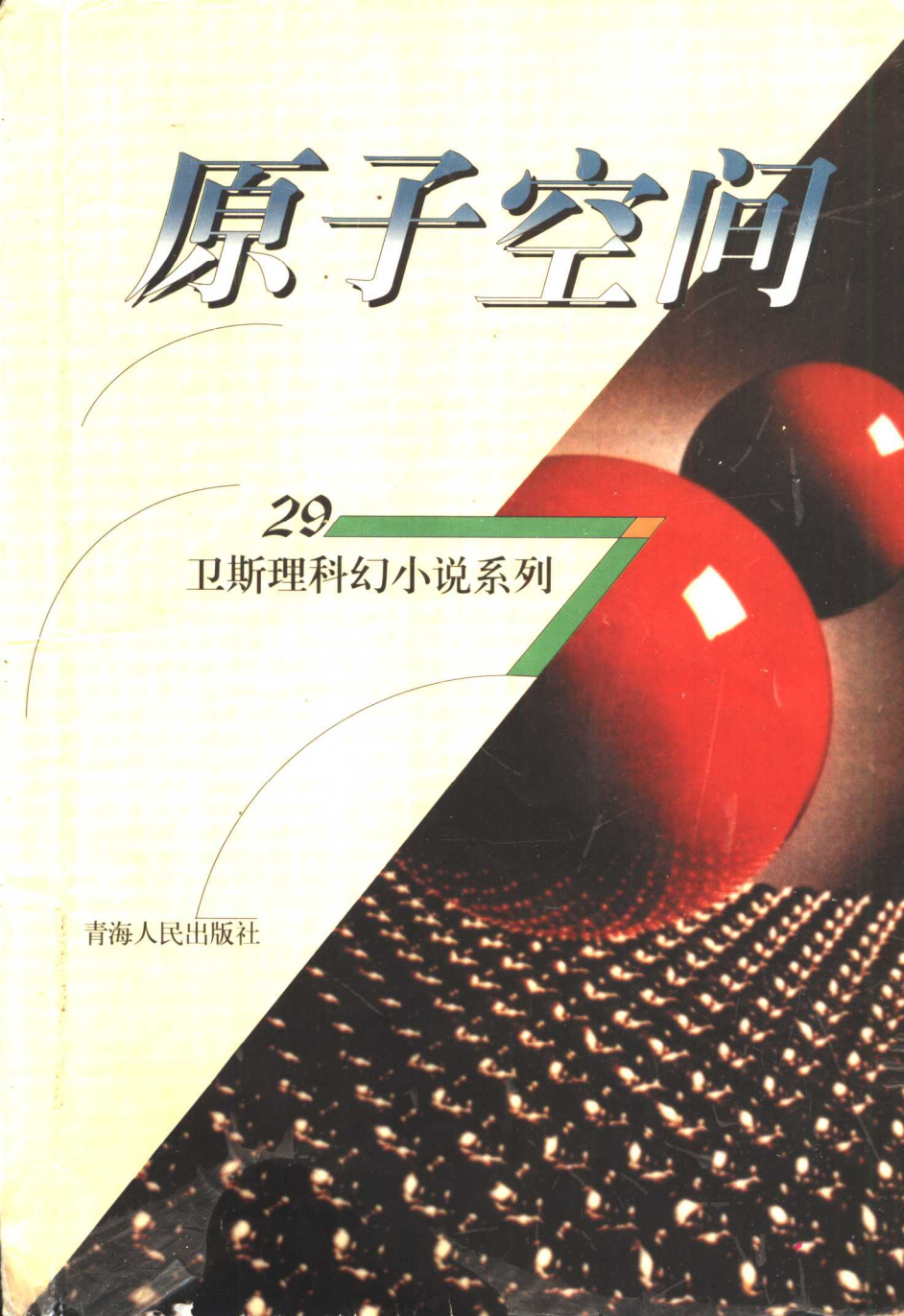


原子空间

The book cover has a yellow background on the left and a dark, abstract space-themed background on the right. The right side features a large, glossy red sphere with a small white square on its surface. Below the sphere is a dense field of small, glowing golden-yellow particles. A green and orange geometric shape is positioned behind the series title.

29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学府书店

原子空间

巴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29



0392070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②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发行：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 73 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《原子空间》这个故事写在一九六四年——故事中一再提及这个年份，大约是在“天外金球”这个故事的前或后，距今足二十二年，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现在许多读者，还没有出生。二十年是足足一代，可是故事看来仍然“新鲜”，校删之际，十分高兴。

这次校订，删去了中间没有意义的一大段，而自己最满意的一段，是写地球到了公元二四六四年，面临毁灭之前，人类的末日心态的可怕和丑恶。这种末日心态，倒绝不是凭空幻想，而大有根据，凡是到了末日乱世，都会有这种情形出现。

这个故事基本上是一个悲剧，人，不论科学怎么进步，人怎么进化，除非真到了永恒星人那样，总不免是在大大小小程度不同的悲剧之中翻滚，但如果真和永恒星人一样的，那算是甚么生活，那样的生活，又有甚么乐趣？

真是矛盾之极！

卫斯理

一九九〇年

第一部：最怪异的航机失事

春天的天气，多雨而潮湿，难得这一天却是晴空万里。我心情比天气好，因为昨天，接到未婚妻白素从东京打来的电报，说她在今天可以到我身边。

不但我高兴，老仆人老蔡，一清早就将家中上下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纤尘不染，飞机十一时二十分到，可是从九点钟起，老蔡便叽叽咕咕，不知催了我多少次，叫我快些动身。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，我尚未成家，他极为不满。

我一则怕他不断地罗唆，二则我也实在心急要和白素会面。这些日子来，我只知道白素在有着“亚洲最神秘地区”之称的地方，有过一段非凡的经历，但其中详细情形究竟是怎样，却不知道。当然我急于和她见面，还不止为了想知道她这一个时期中的冒险生活，我和她已有许久未曾相见了！当我到达机场时，还只是十点五十分，白素所搭的那班飞机要半个小时之后才到。这半个小时几乎是一秒钟一秒钟地等过去的。

好不容易，等到了十一点一刻。这时，来接机的人多起来，每一个人的面上，都带着愉快而又有些焦切的神色：他们的亲友，立刻就要从万里之外飞来了。

我怕是这许多人之中最心急的一个，我不断地看着手表，好不容易又过了两分钟，飞机应该出现了，可是蓝殷般的天空上，却一点迹象都没有。

我缓缓地吸着气，心中自己安慰自己：没有事情的，当

然不会有甚么事，天气这样好，即使是瞎子也可以将飞机顺利飞达目的地。

可是，不安在人丛之中，迅速地传开来，说笑的声音静了许多，人人都望着天空，这时候，时间似乎又过得特别快，竟已是十一点三刻了。

接着，不安的情绪更浓了，接机的人开始交头接耳，面色慌张，终于有人叫道：“去问办公室，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！”

有两个中年人走出了人丛，我跟在他们的后面，又有几个人跟在我的后面，我们迅速而又沉默地向机场办公室走去。办公室的门打开，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中年人在门口站了一站，面色十分沉重，望着我们不说话，而办公室中其他的职员，也望着我们。

他们的眼光十分奇怪，充满了怜悯，我心中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，我伸手推开了前面的两个人：“我们在等候五〇七班机，我的未婚妻在飞机上，告诉我，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那中年人的声音，十分沉痛：“五〇七班机和机场的联络，十一时正，突然中断——”

他才讲到这里，人丛之中，已发出了一阵骚动，有一个妇人尖声叫了起来。

我忙道：“没有消息么？”

那中年人吸了一口气：“一架军用飞机报告，说发现客机撞毁在东南五十哩外的一个荒岛上。”

我一伸手，按住了那中年人的肩头：“没有可能的，这绝无可能。”

那中年人无力地摇头，他一定未曾彻底明白我说“没

有可能”这句话的意思。我说这句话，不单为了不希望有这件事发生，我的意思是指确确实实：没有可能！

联络突然中断一定由于突如其来，严重的破坏。

可是飞机不是发生爆炸，而撞中了一个小岛，巨型喷射机，飞到高度极高，通常至两万尺的高空，如何会撞到了一个小岛的山峰上面去？在附近几百哩内，没有一个山峰高过海拔两千尺的，所以我说这件事不可能发生。

这时，不幸的消息传开，人开始围了拢来，我的额上冒汗，白素在这架飞机上！我冒出来的，是冰一样的冷汗。

那中年人温和，但是坚决地推开了我的手：“先生，请保持镇定，情形或者不如报告中那样坏，我们已会同警方，立时出发去视察。”

那中年人摇了摇头：“不能接受你的要求，希望到现场去看一看的人太多了，而我们准备的只不过是一架小型水上飞机。”

我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高级警官正推开人群，向前走来。这个高级警官隶属于杰克中校的特别工作组，叫泰勒，我认识他。我取出了一份证件：“我有国际警方的特别证件，要求参加飞机失事的调查工作。”

泰勒来到我的面前，友善地向我点了点头：“这件事正需要你参加！”

他和我一面说，一面便拉着我向人丛中挤去，那中年人跟在后面，办公室其他的职员，则安慰着惶惶的接机者。我们挤出了人群之后，又有三个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两个是失事飞机所属航空公司的代表，一个是青年警官。

那年轻警官在行近来的时候，向泰勒行了一个礼：“所有的水警轮都驶往出事地点了，另有一架军机看到了失事的飞机。”

泰勒忙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那青年警官道：“两次报告是一样的——都荒谬到使人无法相信，绝对难以相信！”

泰勒抽了一口气：“仍然是：飞机的一半插进了岩石之中？”

那年轻警官点了点头。我竭力使自己的心神不再缭乱，我问道：“甚么叫作飞机的一半插进了岩石之中？”

泰勒低着头，向前疾走了几步，才道：“我们接到的报告是失事的飞机，插进了一个小岛的岩石之中，你明白这个意思么？”

我和其他几个人都摇了摇头，表示不明白，飞机撞中了岩石，当然跌下来，焚烧，甚么叫作“插进了岩石”中？如果飞机的前半部插进了岩石中，那么它的后半部呢？难道留在岩石外面，安然无恙？

泰勒摇头道：“我也不明白，但那空军中尉发誓说他看到飞机的前半部陷在岩石中，到机翼的一半，后半部则露在岩石之外，像是那小岛上是一大块乳酪，飞机撞上去，就陷进去了——唉，我是在复述那位空军中尉的话。”

我冷笑道：“想不到醉鬼也可以驾驶军机。”

泰勒道：“我们也以为他醉了，或者他是一个十分富于幻想力的人，可是他却能清楚地叫出这架飞机的编号来，这表示他的确看到了这种奇异而不可思议的情形，他是个智

力正常的人——而且如今，又有第二个人看到了这个情形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：“这两位空军人员要和我们偕行？”那年轻警官道：“不，他们说他们的神经受了震荡，需要休息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一架巨型的客机，前半部陷进了岩石中，后半部却安然无恙地露在外面，这的确会使看到的人神经受震荡，我们这里几个人，还未曾见到这种情形，只不过听到，便已经面色变白了！

一辆小型吉普车将我们送到一架水上飞机的旁边，在机旁，又有两个人在，经过介绍，这两个人是机场的飞行问题专家，一般的飞机失事，他们只要到现场拣起碎片来略事研究，便可以知道失事原因。

他们两人带着很多应用的仪器。驾驶员向众人致意之后，飞机便开始在跑道上滑行，随即破空而去。

我的面色极为难看：“如果不是有意外的话，现在——”我看了看手表，已是十二时三十分了：“现在我已经和未婚妻一齐到家了！”

十二时五十分，看到那个小岛了。

泰勒的手中一直持着一张地图，这时，他紧张得面色发青：“就是这个小岛，就是这个！”

那小岛和海中的任何荒岛并无分别，有相当高，直上直下的峭壁，峭壁的另一面则十分陡斜，整个小岛，其实就是一座自海底冒起来的山峰。

那飞机呢？我没有看到，照理来说，我应该看到，如果那飞机真的是插进了岩石中的话，我应该看到它。

但是我却没有看到！

我叫了起来：“不是这个小岛！”

泰勒抬头向窗外看去，当然他也没有看到甚么飞机，他连忙又看手中的地图，然后又抬起头来，喃喃地道：“是这里，两个人所报告的经纬度都和这个小岛吻合，一定是这里！”

水上飞机开始下降，机翼下的“船”很快地接触水面，在水面上滑行，溅起老高的水花。

水上飞机是绕着那个小岛在海面上滑行的，当飞机滑行到小岛的东南面时，我们看到了那架飞机！

刹那之间，人人都像木偶一样呆着不动，飞机剧烈震荡，显然是架驶员也大受震动，几乎令水上飞机失去控制的原故。

水上飞机又绕着小岛掠了过去，直到又回到了小岛的东南，停了下来，我们也再度看到了那架飞机，才有人叫道：“天啊！”

叫的人是两个飞行问题专家之一。别以为那架飞机真的是插在岩石中。不是，它不是插在岩石中，而是跌在沙滩上，它几乎没有受到甚么损伤——我的意思是说它的一半，它的后半部，几乎没有受到甚么损伤。那么，它的前半部呢？它没有前半部。

是的，在沙滩上只是半只飞机！

阳光照在那半只飞机上，发出亮闪闪的银辉，只有半只飞机，恰好齐机翼后部断去，像是有一柄硕大无朋的利刃，将飞机从中剁了开来一样。

好一会儿，才有人打开机门，放下橡皮艇。

没有人说话，只有我问了那两个专家一句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两个专家的一个道：“可能是一股突如其来的气流，将飞机切断了，你应该知道高空气流的厉害。”

我没有再问下去，因为那专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连他自己也露出了不相信的神色。而他的话充满矛盾，不要说在这样的天气是不会有突如其来的气流，如果有的话，半只飞机从高空跌了下来，能够这样完整无损么，能够看来那样安详地在沙滩上么？而且，飞机的前半部呢？机上的人呢？

当我踏上了橡皮艇之际，我被这一连串疑问弄得我像是踏进了一只冰箱，遍体生寒。

那不单是因为和我阔别已久的白素在这架飞机上，而是整个事情，实在太诡异了。我已知道，连同机上服务人员，在这架飞机上，有着八十六人，这八十六人，如今都陷入甚么境地之中？

我和泰勒首先踏上了沙滩，向前奔去，到了那半架飞机的残骸之前，飞机尾部略陷入消滩之中，没有燃烧的痕迹，没有爆炸的痕迹，我们又迅速地绕到了飞机的前面，那时候，我们这几个人，更是没有一个说得出来话。

从远处看来，飞机像是被一柄巨大的利刃切成两半，从近处来看，它简直就是被一柄巨大的利刃所切开来的，像是果刀剖开苹果一样，切口平滑，丝毫也没有卷口，所有的一切，在经过“刀口”之际，都断成两半！

而机舱内部则是空的，空得一无所有，没有人，没有椅子，没有一切，只有空的机舱。

我们又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天，天空碧蓝，几乎找不到一丝浮云，我们抬头看天的动机一样：心中感到了极度的惶惑，所以都想看一看，在上午十一时，究竟天上产生了一种甚么样巨大的力量，使得这架飞机成为这样子？还有半架飞机，和机上的人，又到哪里去了呢？

根据先后两架军机的报告，这架飞机本来是“插”在岩石上的，现在跌下来了，它的前一半难道还“陷在”岩石中？

这是荒唐透顶的想法，但即使这样假定，也找不到任何痕迹。

我们这些人的眼光，从碧蓝的晴空，转到了嶙峋的岩石上，岩石上何尝有着曾被飞机“插进”过的痕迹？何况，“飞机插入岩石”，无稽之极！

那两个飞行问题专家面色苍白地在摸着飞机的断口，我一直跟在他们的后面，想听取他们两人专家的意思，但是他们一直不出声。

小岛上静到了极点，只有海水缓缓拍着沙滩时所产生的沙沙声，但突然间，在我们的头顶之上，却响起了一种十分奇异的声音。有点像飞机声，但是却又夹杂着一种“嗡嗡”声，似乎还有人在高空大声叫嚷，我们连忙抬头向上看去。

可是天上却仍然甚么也没有，而那种声音，也立即静止，就像刚才根本没有这种声音，全是我们的错觉。

我忙道：“谁有望远镜？”

泰勒递了一只给我，我仿佛看到了有一点银光，闪了一闪，但是随即不见。也不知道那是甚么，可能那是一架路过的飞机，可能，可能，不知怎地，我的想法变得莫名其妙，我竟想到，那可能是飞机的前半截，还在继续飞行！

那两个专家苦笑着：“我们怎样作报告：一架飞机断成了两截，另一半不见了，只有一半，完整无损？”

我指了指那半截飞机，心乱如麻：“看来你只好这样报告了，这是事实！”

那两个专家怔怔地站着，一言不发，这是超乎每个人知识范围以外的事情，除了发怔以外，还有甚么事可做？

我走开了几步，在海滩上拾起了一枚贝壳，螺的天地就在一枚贝壳之中，人类的天地呢，就在地球上，地球在整个宇宙之中，和一枚贝壳在沙滩上，有甚么分别呢？人类直到如今，连闯出地球还未曾做到，人类的知识又有甚么值得夸耀？

（一九八六年按：这个故事写于二十多年前，人类的宇宙飞行不及今日，但今日，这句话倒也还适用。）

我握着那枚贝壳，在沙滩上沉重地踱着步，泰勒他们站在沙滩上，望着全速驶来的水警轮，用无线电告诉水警轮的指挥，水警可以不必再前来了。

本来，警方了同动大批水警轮，准备来拯救伤亡，可是如今连人影也不见一个！

水警轮的速度慢下来，我道：“泰勒，留下一艘水警轮交给我指挥，我还想留在这里继续研究。”

泰勒答应了我的要求，他又命令道：“七〇四号水警轮，继续向前进。”他转过头来，对我道：“这艘水警轮由朱守元警官指挥，他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年轻人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我知道朱守元这个人，他曾破获过不少海上走私案件，是一个能干的警官。

泰勒和其余人，忽忽地登上橡皮艇，向水上飞机划去。

小岛的沙滩上，只剩下了我孤零零的一个人，那种诡异的气氛也就更甚！

我望着那半截飞机，希望这时在机舱中突然走出一个人来，我不敢奢望那走出来的人是白素，只希望有一个人出来，告诉我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！

我向飞机的机舱中走去，进了机舱之中，我一直向机舱的尾部走，空无所有的机舱给人以进入一口棺材的感觉。

我来到了机尾部分，那里是侍应生休息的地方，和机上调弄食品的所在，我大声地叫着，希望有人应我，但是我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回答。

而且，我还发现，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，全没有了，剩下的只是一个机壳，像是有一场强力的飓风，将一切可以刮走的东西，尽皆卷走了。

我颓然地在机舱中坐了下来，双手紧紧地捧住了头，喃喃地道：“给我一个信息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！”

我眼前突然一阵模糊，那阵模糊是由于我双眼之中充满了泪水之后所产生的，在朦胧中，我恍惚看到了我面前多了一个人。我陡地站了起来，我面前的确是多了一个人，但却不是白素。

那是一个穿着十分整齐的警官，年纪轻，高额、薄唇，一看就知思想灵敏，意志坚决。

我站起来，他向我立正，行礼：“朱守元，奉上级的命令，接受你的指挥。”

我疲乏地伸出手来，和他握了一握：“欢迎你来帮助我。”

朱守元转动着眼珠：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他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，先使我有了好感，眼前的情景，他从来也未曾遇到过，但是他却绝不惊惶，这表示他有着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地探索事实真相的非凡决心。

我摇头道：“直到如今为止，一点眉目也没有，一架客机，八十六个人，在良好的天气中飞行，联络中断，接着，有人看到它插在岩石上，而到我们赶到时，便是这个样子。”

朱守元望了我半晌，突然道：“听说，你的未婚妻正是在这架飞机上？”

我转过头去，回答他的声音，也变得十分生硬：“是的。”

朱守元道：“对不起，你有甚么吩咐？”

我默默地走出机舱，朱守元跟在我的后面，我向小岛上指了一指：“这个岛并不大，你指挥所有的人去搜索，找寻一切可能属于这架飞机上的东西，不要错漏。”

朱守元跑步而去，不一会，几艘快艇，载着三五十个警员，向小岛驶来，十分钟后，这三五十个警员，已遍布小岛的每一个角落。而在水警轮上，还有十来个有潜水配备的警员，正在络继下水，在小岛附近的海域搜索。

我也参加了搜索的工作，向那个山峰攀去，心中想，如

果那飞机曾经停留在岩石上，那么多少会有一点痕迹。

可是，直到攀到了山顶，仍是一点发现也没有。

我和朱守元一起攀上山顶的，同时看到了一样东西，在山顶一块岩石上，那是一块正方形的金属块，大小恰如一只方的乒乓球，在太阳光中，闪着银辉。

朱守元快步走向前去，想将那个金属块拿起来，可是他的手放在金属块上，却并不取起来。

朱守元退后了一步，面上现出了讶异之极的神色来：“卫先生，你……拿拿看。”

我伸手去取那只金属块，可是也拿它不动，那么小的一块金属，我竟拿不动！天下还有更比这个荒谬一点的事情么？

我用更大的力道，但是那块小小的金属，却仍然不动，用力去推，用的力道之大，相信那金属块就算是从岩石中生出来的话，我也可以连石头一齐推倒，可是金属块仍是一动不动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朱守元忽然叫了起来：“卫先生，你看！”

他的手指着一株松树，树干上的皮被人剥去了一大片，白色的松木上，写着一行整齐的英文字：“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得起或推得动半架飞机。”

第二部：自天降下两个怪人

我眯着眼睛，将那行字又看了一遍，不错，那行字是这样写的。

然而，这又是甚么意思呢？

自然没有一个大力士可以拿得起半架飞机，那是白痴也知道的事情，那么，树干上的这一行字，又是甚么意思呢？为甚么不说“一架飞机”，却说“半架飞机”，“半架飞机”……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起来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
朱守元则仔细地在察看着那些字，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才道：“这是用一种火焰烧上去的，卫先生，你看，这些字深入木里，只怕经过三五百年，仍旧可以和如今看来一样地清楚！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先别研究这行字是怎样写上去的，你得研究它是谁写上去的，为甚么留这一行字在这里，那行字究竟是甚么意思！”

朱守元抬头望天，而我则凝视着那一小块金属块，我发觉那一小块金属块似乎在摇动，我定睛看去，不错，它是在动——会动的金属，这究竟是甚么？我伸手去按住它，等到我按住它之后，我才知道移动的不是那块金属，而是承受着金属的那块大石，那块大石正在慢慢地倾斜！

大石又是怎样会倾斜呢？我后退了一步，仔细看去，只见大石在向下陷去，在石旁的浮土，因为大石的下陷而翻了起来。